

林 大 斯

#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



斯 大 林

· 列 寧 與 聯 合 中 農 問 題

答 C 同 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1476

---

斯大林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露七路)

---

字數：9,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20,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ЛЕНИН И ВОПРОС О СОЮЗЕ  
С СЕРЕДНЯКОМ

---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主義問題》中的《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一文排印的，曾根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中的原文修改了譯文底若干字句。

## 列寧與聯合中農問題<sup>①</sup>

——答C同志

C同志！

你說列寧在他那篇論索洛卿的著名論文中所提出的口號，即「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依靠着貧農」這一口號，是「貧委時期」的口號，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的口號，——你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

貧農委員會是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農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中央當時根據這個轉變，就決定取消蘇

① 本文篇幅，略有刪減。——斯大林註

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間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改選村鎮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中去，也就是說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將這個決定當作蘇維埃正式的決定提出來，是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議決的。我所指的，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所通過的決議，即改選村鎮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於蘇維埃中去的決議。

列寧那篇標題爲「索洛卿底寶貴自供」而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口號的論文，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現的，即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以後，幾乎經過兩星期時出現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直截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爲中農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

請看列寧底話吧：

「我們在農村裏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分子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穩穩地依靠半無產者，即依靠「貧農」。但中農並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動搖的，但感化動搖分子的任務，却與推倒剝削者以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不同。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依靠着貧

農，——這就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在現時，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列寧底口號所指的不是舊時期，不是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新時期，即與中農協定時期。所以，它所反映的，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斷語，不僅在形式上不對，不僅在所謂年月方面不對，而且按實質說來也是不對的。

大家知道，列寧所提出的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在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用全黨名義宣佈的新口號。大家知道，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正是確定了我們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基本原則的代表大會。大家知道，我們聯共（布）底黨綱也是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大家知道，在這個黨綱內有幾項專門條文，規定黨

◎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對於農村各個集團的態度；對於貧農的態度，對於中農的態度，對於富農的態度。在聯共（布）黨綱這幾項條文內，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以及關於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是怎樣規定的呢？請聽吧：

「俄國共產黨在其全部農村工作中，照舊還是依靠着農村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爲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成立黨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特式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於富農，對於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堅決反對他們剝削者的趨向，鎮壓他們反抗蘇維埃政策的行動。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底任務就是要使中農離開富農，細心關注中農底需要，以便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感化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克服他們的落後性，在一切有關中農切身利益的地方，都要設法與中農達到實際協定，在決定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方法的時候，要向中農讓步」①「俄

①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五一頁。

你試試找出黨綱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口號間的區別，那怕就是最小的區別，那怕就是字句上的區別吧！你是找不出這種區別來的，因為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區別。不僅如此。毫無疑義的，列寧底口號不僅不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相矛盾，而且恰巧相反，它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最中肯的表述。須知，事實是這樣：聯共（布）黨綱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的那篇反對索洛卿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四個月以前出現於報章的。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完完全全批准了列寧在他那篇反對索洛卿的論文內所宣佈的口號，作為黨在整個現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農村工作中所務必當作指南的口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口號底要旨何在呢？

列寧口號底要旨就在於它非常準確地把握住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簡短公式表示出來：（一）要依靠貧農，（二）要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

停止反富農鬥爭。你若從這個公式內拿出某一部分作為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其餘兩部分，便一定會走入絕境的。

在現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不依靠貧農，不進行反富農鬥爭，是否可以與中農建立真正的堅固的協定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在現今發展條件下，不依靠貧農，不與中農協定，是否可以進行反富農的順利鬥爭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怎樣才能最中肯地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概括口號表示出來呢？我認為列寧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示。必須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為什麼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着重指出列寧口號底適當性呢？

因為正是在現時，有個別同志趨向於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

分，而將其彼此隔開。這是我們今年一二月間的糧食採辦運動底實踐所完全證實了的。

必須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一切布爾什維克都知道的。但究竟怎樣來成立這個協定，却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放棄反富農鬥爭或減弱這個鬥爭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為進行反富農鬥爭，就會嚇退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豐裕中農。

另外有些人則想用放棄組織貧農工作或減弱這個工作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以為組織貧農，就會使貧農獨樹一幟，而獨樹一幟，就會把中農從我們方面嚇走。

由於這樣離開正確路綫，結果便忘記了如下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中農是一個動搖階級，只有堅決反對富農並加緊在貧農中間進行工作，才可使與中農的協定成爲堅固的協定，不然中農就會認爲富農是強大的力量，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

請記起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吧：

「必須決定對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地位的○那個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要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如中農這樣一個階層時，那就可以看見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一方面是有主，另一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方面又是勞動者。他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在數十年內受盡千辛萬苦，勉強維持自己的地位，親身受到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時他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困難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〇〇頁）。

可是，也有另外一種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其危險性並不少於上述趨向。有時候，人們進行着反富農鬥爭，可是他們把它進行得這樣笨拙，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中農和貧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仍然是完整無恙，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裂痕，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那些對蘇維埃政策進行陰謀破壞鬥爭的富農爪牙裏去了。

有時候，人們又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財產，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為餘糧收集制，而忘記在我們現今條件下剝奪富農財產是一件蠢事，餘糧收集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路線的趨向，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

就是由於不了解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重任務是單一而不可分開的任務。由於不了解決不可把反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支柱的任務分開。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日常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隔離，便要怎樣作呢？

爲此至少必須提出一個基本口號，把一切任務合併爲一個總公式，而不容許將其彼此隔離起來。

◎ 由此可見，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能爲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把——比如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黨底經常的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鬆富農，來宣佈貿易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所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鬥爭。

我還要乘機指出，就是我們的刊物並不是常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時候揭露着那些想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給工農聯盟造成一種威脅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沒有充分注意，沒有盡量揭露那些從另一方面威脅工農聯盟的人，沒有揭露那些屈服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要求減弱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要求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調節，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工農聯盟的人。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有時候，揭露着那些認爲——比如說——不可以，不宜於振興現今階段上還是農業基礎的個體小農中農經濟的人。這樣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沒有揭露那些忽視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意義，不懂得現時除必須振興個體小農中農經濟之外，還要切實發展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建設事業的人。這就是片面態度了。

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鬥爭，拋棄任何片面態度。

在我們黨的武庫內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公式，這樣一個口號呢？

是的，是有的。列寧所說「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穩穩地依靠着貧農」這一口號，就是這樣的公式。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適當而能包括一切的口號，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把它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在你的來信內問道：「爲什麼這一個反對派口號竟能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前夜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呢……爲什麼這個口號竟然出現於聯共中央底機關刊物『真理報』上呢，這是否只是排印上的錯誤，抑或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呢？」

不待說，話是說得氣勢汹汹的！可是，C同志，你總得在「轉彎地方」慎重一點兒才好，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黨綱，因爲它完全批准了列寧的口號（是事實呵！），且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分子！）起草，而由我們黨（也不是反對派！）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條文吧！請多尊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

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認爲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因爲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莫明其妙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在列寧底口號裏和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布）黨綱上所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所說的，却是與中農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爲在這裏有某種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這樣設想，以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做法。這是不對的，C同志。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字母而不會考察口號意思的人，才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才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爲：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既說到要實行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列寧在同是這次代表大會上所作另一篇演說內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實行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於是他就是自己離開了自己。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是因爲列寧和黨——以第八次代表大會爲代表——認爲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間沒有絲毫區別。原來是因爲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



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認爲「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也是如此，在這裏也認爲「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因爲列寧和黨認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很快就成過去的政策，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所以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爲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理由把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須讀一讀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底速記記錄以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就可以深信這一點了。

請看從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因爲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爲問題困難，所以預定對付富農的那些打擊就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失。在這方面積聚起來的經驗，將能幫助我們極力設法避免今後重犯這種過失。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理論上，而是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明白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還沒有什麼物質福利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其體的物質福利，這種福利我們現在還拿不出來，而且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福利的情況下渡過現時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鬥爭月份。可是，我們在



我們的行政實踐中能做出很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大批濫用職權的現象。我們能够而且應當設法糾正，並完全糾正我們黨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同盟，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sup>①</sup>的路綫」（「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二〇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有絲毫區別的。

又請看從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態度問題」的決議中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對付富農的辦法在某種程度內推行到中農身上，那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底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與中農協定，在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期，是無痛苦地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現象的條件之一。」

因爲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之故，——甚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俄國更不必說了，——中農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頗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黨工作人員在農村中的策略，應當是計算到與中農實行長期合作……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實行完全正確的政策，就能保證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底政策，今後也應當本着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實行這種協定的精神來進行」<sup>⊙</sup>（「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四七〇至四七二頁）。

可見，這個決議也是絕對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有什麼區別的。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這個決議中，沒有一句話是講到與中農「堅固聯盟」的。但這是不是說決議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呢？決不是。這只是說，決議認爲「協定」「合作」概念是與「堅固聯盟」概念完全相等的。而這是不言而喻的：不與中農「協定」，便不能與中農「聯盟」，而不與中農實行「長期」協定與合作，便不能使與中農聯盟成爲「堅固的」聯盟。

事實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離開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聲明，或者是必須拋棄這種不莊重的假設，而承認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爲「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有絲毫的區別。

總之，誰不願意成爲空洞咬文嚼字主義底犧牲品，誰願意細心思索列寧口號，即依

⊙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靠貧農，與中農協定，與富農鬥爭這一口號底意思，誰就不能不了解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乃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撞騙的圈套，却中了他們挑撥離間的詭計，落入敵人給你掘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騙子在那裏大喊大叫，硬說他們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同時又故意作出挑撥離間的暗示，說與中農「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箭雙鵰：第一，隱瞞自己對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其內容不是要與中農協定，而是要「與中農爭執」（參看我在第十六次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所引證過的反對派分子斯米爾諾夫那篇有名的演說）；第二，把「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區別當作圈套，來籠絡布爾什維克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回答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徒底假面具，不僅不揭破這些騙徒對黨隱瞞自己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爲，——却反而滾入圈套，滾入陷阱，讓別人推着他們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吹大擂，暢談列寧口號，反對派分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免得人家把我和反對派混在一塊，

否則人家就會責備我是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邏輯就是如此！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撞騙手段底唯一例子。例如就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說吧。布爾什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黨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什維克培養幹部方法底靈魂。反對派大聲囂嚷，硬說自我批評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硬說黨是從他們那裏抄襲這個口號，並因此而向反對派投降了的。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是想欺騙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知道，以破壞黨性為目的的反對派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為目的的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是想籠絡某些頭腦簡單的人，並逼迫他們表示不同意於黨的自我批評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對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不僅不堅持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口號，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口號，而聽憑反對派愚弄，並……向它投降，同時却又誤以為他們是表示不同意於反對派。

這樣的例子，是可以引出一大堆來的。

可是，我們在自己工作中，決不能聽憑他人愚弄，尤其不能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評



論爲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排斥反對派底拐騙手腕，又排斥我們某些落入反對派挑撥離間圈套的布爾什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所常用的話：「一心循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刊載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真理報」第一五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